从翻译到参展商,从采购商到“超级联系人”……

身份可变情不变 他们与七十载广交会同成长

今年,广交会迎来第140届,也走到第70年。“广交世界70年”主题展在流花旧址举行,引发新一轮的打卡热潮。展览以老物件和影像照片全景呈现广交会70年的变迁,也串联着无数人的广交记忆。有人从实习翻译成长为企业外贸骨干,有人用几十年收藏老物件记下历史,也有人跨越时代,见证它从单一出口平台成长为联通全球的贸易枢纽。近日,新快报记者专访了多位亲历者,记录他们在身份转变之下与广交会相伴同行、一起成长的故事。

■新快报记者 沈汶芸 金瑜 文/图



◀港商集体重返流花旧址参观“广交世界70年”主题展。

▼左丹红参观“广交世界70年”主题展。





■李楚玲正在向客商介绍新品。(受访者供图)

从内向翻译到外贸骨干,她在广交会“练胆”又“拿单”

李楚玲与广交会的缘分从大学时代开始。她学的是英语专业,早年间以实习生身份在广州市流花路展馆担任翻译。“最开始是在办证大厅给国外采购商讲解办证流程,后来受雇为参展企业做翻译。”她回忆称,彼时的她性格内向,从未想过往后的人生会与广交会深度绑定。

2019年,李楚玲进入广东众能光伏设备有限公司,以参展商的身份站上广交会的展台。身份转变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:做翻译时只需要精准转述双方的话语,而作为参展商,就要读懂千人千面的交谈习惯。“有的客户喜欢活泼的人,有的则希望你稳重大方、语速放缓。每个国家的风俗、地貌、人情都不一样,每一个客商也都有自己的特点。”李楚玲表示,正是这样一路的经历,让原本内向的她慢慢变得自信开朗。

身份转变之外,李楚玲也见证着广交会的发展。她说,广交会刚搬来琶洲展馆时只有A区,后来逐步扩建出B、C、D展区,她亲眼见证C区从落成初期的冷清变成如今的人流如织。在她看来,广交会不是一成不变的,“这一届发现不足,下一届马上作出调整,不断进步”。

随着规模扩大,广交会逐渐成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阵地。李楚玲回忆,2023年新增的光伏、风电、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主题展区让平台势能进一步释放,到2025年,广交会贡献的订单占企业海外业务比重已提升至40%。

参会多年,不少老客商的故事令李楚玲印象深刻。上一届广交会,一名乌兹别克斯坦客商多次到访展位,即便语言不通,李楚玲仍依靠翻译软件与其交流许久;本届广交会,这名客户直接带来十万美元的订单。另一名2009年就认识李楚玲所在企业的乌兹别克斯坦企业这次也来参展,还称要把公司展品全部包下,不允许卖给别人。

“通过参加广交会,我有了很多历练和收获。”李楚玲说,自己注意到,越来越多海外企业家带着儿女前来逛展,提升下一代的眼界和认知。

纪念封串起“搬家史”,他把广交会收藏进“历史课本”

陈公权的故事藏在他收藏的纪念封里。他与广交会的缘分始于1975年。当年27岁的他是所在工厂的民兵,被安排在流花路展馆门口值班。当时,他远远看着中国港澳、东南亚客商往来;同行一对民兵带着当时普通人难以见到的相机,顺便帮他在展馆门前拍下一张黑白照片,这是他至今唯一的与广交会的合影。据他回忆,当时交易会一开,街边的饭店酒楼就都摆起红底白字的牌子:欢迎交易会来宾进餐,“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,我对广交会就开始感兴趣了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,热爱集邮的陈公权正式开启广交会主题收藏。他收藏的一套套纪念封,清晰串起广交会的迁址脉络——第一届、第二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,第三届至第五届迁至侨光路陈列馆,第六届至第34届落户起义路陈列馆,第35届起落户流花路展馆,第104届整体搬迁至琶洲展馆。不同时期纪念封印着对应展馆图样,同样编号的纪念封,图案随展馆更迭而变化。

陈公权的多数藏品不是亲自收集,而是靠收藏圈同好互相转赠;不少展馆搬运工、往届参展客商得知他专收广交会史料,辗转把老物件送到他手上。藏品里,上世纪70年代赠送给外宾的纪念徽章印着向日葵、国徽纹样;第70届广交会来宾请柬记录着电报时代境外客商提前登记、凭电报领取通行凭证的往事。还有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物件——接待客商的广州酒家筷子袋、白云宾馆和东方宾馆招待外宾的老菜单,记录着广交会的历史。

陈公权坦言:“年轻时三班倒做工,搜集这些藏品并不轻松。我烟酒不沾,一门心思喜欢集邮、收藏老物件,读的书不多,这些老东西就是我的历史课本。”如今,他常拿出信封、徽章给孙辈看,并且讲述往事,还把十余张老菜单、请柬捐给广州市天河区博物馆、广州酒家等机构保存。在他看来,这些旧物记录的是广交会一路的成长——早年火柴等各类轻工小商品是广交会的主角,如今AI、高新尖端产品走出国门,展会规模和展品品类早已今非昔比。他走过28个国家,看过不少海外展会,在他心中“都比不上广交会的规模”。



■陈公权向记者介绍所收藏的广交会老物件。



■陈公权及其夫人与广交会的合影。

今年恰逢广交会70周年,陈公权不求孙辈都爱上收藏,只希望广州对外开放这段珍贵的城市记忆能代代传递。“我老了,但交易会还很年轻。”他时常这样感慨,他盼着这张属于广州的外贸名片永远熠熠生辉。

港商见证广交会 从“窗口”到“枢纽”

国际工商联合会主席左丹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商人,她与广交会的故事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。大学毕业后,她进入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工作,最早的广交会经历便是带领美国买家参展,“之后我每年都来,算下来已经参加八十多届了。”她说。

左丹红回忆称,上世纪80年代的广交会上,展品以工艺品、字画、纺织品等为主,海外客商纷纷大量采购。“今时今日已经不一样了。”她说,现在不仅有很多机器人、无人机等高科技产品,参展商也从经营单一品类发展为多品类的集团公司。

在左丹红看来,早期从海外远道而来的客商不多,港商成为主要采购群体;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,客商群体不断壮大,广交会也不再只局限于出口,2007年从“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”更名为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”就是最好证明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港商的角色也在变化。“最开始主要是来采购,后来也会自己带着产品来广交会参展,进一步成为如今所说的‘超级联系人’角色。”左丹红分享道,她有一位好友在香港做纺织品贸易,通过广交会认识了全国各地的纺织工厂,成为香港很多大型纺织品和成衣出口企业的“超级供应商”,“不用跑遍全国各地,靠广交会就搞掂(供应问题)了”。

站在第一届广交会举办的旧址中苏友好大厦参观“广交世界70年”主题展时,左丹红感慨有种回到老地方的感觉,“如今琶洲展馆规模大得让人惊叹。中国看世界,世界也看中国,广交会真正做到了‘广交世界,互利天下’。”她说。